	水枢	金枢	土枢	火枢	木枢
	超感(理) - 魔法原使书录	变革者 - 魔法原使书录	思想 - 魔法原使书录	社熙 - 魔法原使书录	人类 - 魔法原使书录
	在这里我们将神式的发动源泉(一定程度上,但更多的是一种从未被正视又日用不竭的一种人类乃至动物都存在的思想力量)称之为"超感理或超理感"为此我们将最小最轻最方便的以这种形式来完成一种新的器官的塑造,就像人类学会走路,即便本身会但是依然得有教学(即便自身学习也得一段很长,很受伤的过程)。	在这里我们得说明:变革者是超越了人类的人,新的变革者就像原始人对现代人一样,从功能(抽象)到世界信息(输入到输出)都是离开现代人类的存在"新的变革者将开辟新的未来,而在变革者的未来中一切都将完善,从而减少人类的灾难",要想知道变革者如何超越,那么必须要先知道人类的力量(上文,并不完全包括于此)人类的机制如果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就无从谈起超越,只能是知识的积累,这种数据库增加并不会有什么作用,人类的问题不是数据库与知识可以解决的,而是真正的拥抱智慧本身,智慧是人类唯一可以战胜人类的力量,而不是枪炮(可	而 种普遍且杂乱,越是纯粹的思想则越是接近于完整,完整不仅代表则系统完善,更代表着拥有	社熙(社会精义) 其本身并不是什么人形态的神规定的,而是人类自组织的一种自然运动,在这中间有太多难以比喻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一定得建立在人身上,所以人的本身就是社会全部也不为至大,在这里我们则是直接对社会的本身进行分析,诚然社会依然没有脱离物自体的规则(双属性与嵌套架构)不过为了更准确的更多我们则将使用一种新的的方法来展示(抱朴子和社机论的结合)。	人类拥有两种系统,正如之前说的一样,人类也是物自体本身,所以无可避免的拥有两种系统 (PrivateKey::*, PublicKey::*) 在这里我并不能简单的称为私欲或者公域,这是简单且粗薄 的,在这里我们将人类的内部机制等同于HashMap,而行动或者更准确的称作原使 (HashSet),于是人类所有从数据结构上看的模式就已经完了(从物自体上),但是物自体毕竟 还是粗略的讲机制并没有说明其他的使用所以我们接下来以人类视角为物自体的延申来讲一 下,人类的行为构成。
	之是心灵的力量,心理无疑是我们最高的指挥官,如果指挥官是个半吊子的酒鬼,或者是一个偏执狂,那么战争会怎么样呢? 无论神式还是简单的知识都需要这个指挥官(心灵力量)的支撑,心灵的力量绝不是一种麻木的成熟,而是一种真正健康的行为,它需要知识来浇灌,需要训练来使其稳健,需要呵护来使其鲁棒性,意志使用其最高则是"超感理/超理感"的体显,诚然也有其他几乎神乎其技的心灵的力量,但是其最基本的走如果不能获得(精神上最先做的应该是先走起来)那么何乎其他武术呢?	以杀死具体的人,却无法改变扭曲的力量),人类必需要正面这种扭曲,才会有机会,我们现在以变革者向人类的扭曲宣战。  福祸无门,惟人自召,变革者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神奇的功能,变革者唯一拥有是超越时代与极可能超越人类的变革力量,人类的力量已经到了极限,无数的历史与生活经验都在告诉我们人类的愚蠢与愚痴,暴虐,先天的缺陷,后天的教诲,都在让人类本来就脆弱的机制一步步建立在雷区上,人类要想避免灾难,至少是由自己产生的灾难,就必须接受变革,这种变革超越了书本的知识(虽然亦然部分基于此,但是变革本身不在于此。	式,比邻于第二种端点办法)是探索思想绕不开的话题。  思想确立标准,标准确立行动,标准 不仅在行动上确立,而在思想上也影 响着后续的迭代发展,我们的所有行 动都来自于思想判断下的决策(比例 因[人/事]而异)如果到了思考的程度 上(决策的无力感)时,思想往往起 到辅助作用(感性为先)。  思想的选择往往是以人的禀性为准 的,也就是说先天品质决定后天思 想,这一点是无法掩盖的,思想的本 质出发点(周期的核心盘)并不是完 全受到创始人的制约,而是一种"凝 聚态分支"所以要想知道或者改头换 面,那么这种凝聚态的机制则是必要 的处理对象。  思想无法脱离人类的状态体本身,而凝聚态可以,人类的思想(物自体也可) 是一种即时(场位)的凝聚态的动态(PLOY)其内部(临界元位)虽然可以 说明(观测)思想的属性,但是没法完全提供思想的场运动(有机系统)的一	社会的本质是联系,诚然我对人类感到绝望,而不想去交际,但是社会的运动无法脱离人们的社区(原始隐居不算)只要还有电的地方路面上还有水泥,那么一定无法脱离人的运动网络,人的网络是很重要的部分,然而维持网络运转就无法脱离一种必要的准则,这种准则是维持社群文化核心法律,它超越了第二次组织的法律。  社会的成熟在已经获得受益的人身上成为了一种社会人脉,虽这种人脉却不见得可控可靠,然他们依赖鼓吹着人脉的重要性,他们毫不在意这些人脉的本身皆是问题,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对社会进行还原,从而找到超越人的一种律则。	大类的力量源自于知识的运营(运用),可是运营本身也需要运营,也就是说人类的力量至少有一半来自运营知识的知识,可是我们是否获得过运营的知识呢?答案是没有。知识的运营比知识更加重要,这也是为什么运方时代先讲"立人"的原因了,但是这样立人的知识却有着许多的问题,最浅而易见的是这些知识不管如何的高雅却十分的空洞(对现实的复杂而无力)。
超感(理)架构	超感(理)的力量  作自己真正的双翼,而绝不应该是牢笼与黑匣子,自己真正的变成天使,绝不是靠着其他的东西,心意的真正力量是自由的,自由本身就是有力量的,心灵的自由与稳定并不冲突,如果自由是基于混乱那么就称不上自由,而是它由(不知道谁的由),但无论其由来如何(识由)其必然是心然的,而瑷星的圣道谛则对于超理感,而贤明谛则对于超感理,这两种并没有贵贱,相反的是,烦恼,慌乱,则并不属于或者只是其中的子集,圣道谛如果没有超感理的平衡那么就会成为偏执,贤明谛如果没有超理感就会成为混乱者本身,实际上如果将两种体会成一种则也许会更轻松?但无论如何就如健康是可以评判真实反应的一样,而心灵也是同样可以评判一个人真实的情况(虽然听起来太娇贵了,实际上这种心理健康正是一种超越基本标签的奢侈品),在外道的辩证宣传下的情况下,人也无可避免的沾染其习气,如果能抓住"真正的绳索"则可以脱离这种井底下的悲剧生活,我们也是第一次获得这种绳索充满了恐惧,如果在爬的时候掉下来该怎么办啊?外面真的是好的吗?乃至习惯已经觉得井底下的生活是好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那种的思想都是可以体谅的,人不能真的奢求无痛的救赎。  注意力并不只是单项的输出,观赏也是一种注意,我们常常将注意力理解为输出,这一点并不是全然正确且不混迹的,我们将注意力分为了几种:观赏型注意	此)  无我的谛理不必反复说明(无明)而我的产生,则必然来自幻觉(这里是一种先决的判断集和无明有相似之处)而幻觉来自判断,换句话来说:"判断越大幻觉越大(绝对命运默示录)而相对的幻想(幻觉另一种形式)越大判定精度就越小"如果我们不知道在两种之间的形态,那么我们一定会走向非正义(偏元)而这"两种事实"则是一种人类或者智能生命体不可以避免的悖论,自我的存在必须需要一种一定承担上的幻想与事实来支撑(自我本质上是幻觉)而这两种的机制则引发了人类的一种凝聚态的品质存在(显然这里的凝聚态是一种两种思想的动态的集合)从而形成人类的品质(弱于德性)通常来说:自我的存在是一种"黑洞"而并非奇点(缓星)这种形式的自我必须依据自我的模式,自我的肯定往往比否定更加重要,这是维持黑洞的必要参料,一旦平衡被打破黑洞会启动自我修复,这一点与有机身体是一样的,但是黑洞有作为黑洞的极限(这一点与自然界无不同理)如果在没有成为一种奇点或者更高形式的存在而平衡崩坏,就会造成自我的衰减与病态而作为人类本身(人偶)则同样面临着同样糟糕的情景(自我的存在无可避免,而关键是形式与超越形式的存在,人类不仅存在于物质的判定,而是存在与判定本身,人类的本身是作为决断本身的存在,而精神不过是作为"决断"时的过程存在(童话PLOY),人类无时无刻活在这种循环与变革中(星际系统)而付出整个生命。	大度偏	社会的组成必须由观念构成,否则将会出现无法调和的矛盾,从而导致快速的解体,从物自体的角度上来说,共识就是PublicKey*,社会的结构是以分布不同环境的观念PrivateKey*为联系而产生的不同群体与文化组织,观念源自与公有的文化属性与私有的环境属性,并以此观念为准的社会行动模式,这里的人类个体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完全遵守观念制约,但是在社会组织中则完全遵守社会观念,人类的观念力量,依照"人类本身的缺陷而执行"。  虽然我们将人生如戏这句话当成名言,但是试问谁真正当戏了? 角色的问题不在于具体的角色扮演,而是条件的建立,也就是说要想有学生,那么必需有一个像样的学校,"像样"才是人类角色认可的必要条件,所以如何像样不仅只是偷懒的复制那么简单,而是条件的先行于观念,在条件中学校成为了观念陷阱,这种陷阱才是造成角色的运行基盘,也就是说"思考的建立"才是角色的成分原始冲动,一旦撤离思考的桥梁我们就会发现现实的本身,从这一点上说"要想思考首先得不思考"而同样的"要想不思考首先得思考",我们的角色本质上是为条件服务的,而条件是为需求服务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转换中存在着不少的DNS污染,所以到了"必要的直接接触时我们必须正本清源"角色的建立从来不是完全的心理模拟,而是一种条件的完成过程。	淡人类本身只淡知识无疑是在98年电脑上跑显卡。  所以运营之道也由此诞生它并不是简单的教你如何对人对事而是深度的告诉你人类的机制从而利用这种机制完成进化(要想超越人类就得承认人类本身),这是机制的说明由或者是一种可以调用的魔法原使(相比于魔法使,魔法原使则更加聚集与魔法的基础运营,从而更加高效的使用魔法)。  "记忆的本质是一种状态的确认"且"行动源自于记忆",所以适当的替换记忆则是一种高效的演化手段,替换记忆则需要"自我暗示",但是在这之前首先要明白什么是自我(茧与城堡),才能知道如何下手,总之自我暗示的处理往往是整个运营策略都开始(需要自省)。  "策略源自于意志的判定"且"判定源自于实践经验",所以实践经验的处理非常困难,但是却也容易解决因为"实践源自内部意志的记录",所以无论是模拟也好还是提取判定意志变换也好都是一种前置办法,所以真正使用它的办法是对情景的自然处理模拟,在这种模拟中必要将本人的意志判定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否则就成为了一种简单故事的叙事模式(也就是说,模拟必须无意
	力,操作性注意力,理解性注意力,涣散性注意力,前三种正好对于其三大基本 力场,人们应该清楚大脑是有自动调频,这些注意力并不是全然占据整个过程 的,人们的注意力与其方式(观测方式)决定了其真正操作的逻辑(当然也得认 清楚习惯的作用),注意力在一定程度上很重要,这不仅仅只是态度的问题,而 是自己意志的践行,就像跑步一样,如果涣散那么注定无法顺利到达终点。 任何的决策都是建立在对未来的预感(预测则是跟高级的方式,且盲目与蛮干从 分析到行动角度上来看则不并不属于这一分支,而是一种)上,任何的行动也必 要为这种预测甚至分析(一种即时的分析,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生理行动)而付 出 "代价"如果我们要知道怎么做?我们必然要(也许之是相对)知道未来在何 方?必然要坦诚面对自己,面对的绝不是难以琢磨的私心,它是调皮的,就像精 灵一样,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不能托付过度的权力给它(也不能不给,与精灵打交 道是一门学问)未来是什么的时代?未来成立吗?未来存在于过去,但又不存在 在过去,未来是每一个人的结果,未来绝不是只属于某一个人的特权,未来其来 本身就是价值,未来亦是毁灭的审批进行时,未来是转换吗?未来是怎么样的 呢?在"太易"也许会有答案,未来是拟态的吗?未来是凝聚态的吗?是信息叠的吗?是临界的吗?是来自乳海?是来自…,我想未来也许是最应该负责的,如 此的无味,存在于幻想的美味,如此的美,如此的…。	人类的战争毫无意义(特别是侵略战争)即便更新了许多,人类本身却没有在这种战争中改过自新(人类依然是依靠"外道")我深深的看到恐怖的事情正在发生,人们处于傲慢于对它人的蔑视,正在酝酿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这种战争不会有什么正义性,宗教,狂热,复仇,偏执,大众的愚弄以及种种带有战争的种子到处都是,我们正在处于一个战争与血腥的边缘,然而我们大多数去对此缄口,社会的风气也变得从未有的冷漠,我所预见的正在成为现实(一种以极致原始的残酷战争)我希望唤醒整个世界的爱,但是显然在在今天,一个停不下的战车上,我会被无情的碾轧,我没有办法吗?我只能唤醒少部分的人,只能希望他们在未来承担起正法的职责,我希望的只是人类摆脱这种无休无止的业力轮回,即便我自己市许多不足,但是我会变革这一切,从根本上颠覆整个社会的力量,这种力量决不是一种新的形式,而是实实在在的心地王,自我与原始冲动而造成的人即便是同一个房子都不能协调,但却很精妙的却存在运转,一旦人丧失连接桥梁(爱与慈)那么纷争就无可避免的出现了,冲动与冲动,自我与自我,矛盾就从最原始的不兼容开始了,一旦桥梁丧失(同情同理)那么其作为主体的本身就开始露出獠牙,而其面对的对手也得无可奈何战斗(原谅我,但这些条件消失的时候,这种最原始的"恶"成为了"大多数")如果对方想以谅解的方式解决冲突那么一定得考虑桥梁还在吗?质量还	(处理机制)那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会出现身体缺陷(机制缺失导致思想混乱,而机制来自于抽象)所以评判一个人种(智慧生命体)的最简易的标准就是抽象机制与实践(耦合)的过渡自然性,而心理活动成为了必要的"场基元"这种场位提供了抽象本身,而本身的场位则从先天出现场质量限制(同属性动物形状近似,不太属的则出现机制缺失,这种基本的功能虽然由法由藏提供,但是其真实运转却是偏向于识由藏的)场虽然有质量限制但的其内部运转并没有差异(无论内存多少,其内存本身的性质无法改变)动物最大的问题是机制的差异而不是场的原属性问题,其抽象或更准确的称作"临界力量"是其根本差异"临界力量来自识由藏的规模",一个人要"想知道什么真正是事实必须抛弃简单的抽象,而运用识由藏本身的处理机制(诚然真正开启的时刻我们无法理解这种到达运算了什么,所以适当的降级或索引的引用成为了必要)"所以"事实越是事实那么离事实就越远"。	一个组织的属性依然无法脱离于物自体,而组织的双重属性却并不全然是在一条循环上的,组织的物自体属性一旦建立在"双环链路"上那么一定会出现大量的问题(善恶悬置),组织的原生属性不仅取决于创始人而是处于社群共同体的一种观念性指标判断,这种判断先天源自大社群的危险性与内部的通用逻辑从而实现两种分化,偏向于故事或偏向于利益的伪装性(链路污染)现实,从而实现并进入到组织的先天环境属性中,组织原生属性则通过社群行为提供抽象的原始基因与创始人(或现任领导)的部分链路来完成整合,组织的存在是以条件下的人与抽象的拟态人格行为来维持社群的功能替代,这一点也说明功能性并不局限于组织上,而是在社群的概念运动中发生的,而内部的人类则以分布式承担社会的功能或行为抽象的属性(属性有传播)。  领导力的问题在于领导本身的形象与人类本身形象的相悖,而领导制约的资源与条件与其他领导冲突,从而出现领导力的真实原型,领导力源自于资源的相对制约力与领袖的属性调和程度,如果两者平衡出现问题则领导力出现问题,而领导作为组织的处理器也必须排除个人类属性,从而服从与携带属性的物自体组织本身,然而在是极为困难的,组织本身虽然排除了人类的部分属性,但是依然是人类行为的抽象总和,从这一点上说,领导的合适必须与组织的抽象社群属性行为保持一致,组织的重点不在于高级领导的高明(诚然这也很重	思,一切都得符合自己不断的经验变换而为准)。  判断不仅来源于意志活动,因为意志也会有偷懒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在一定程度上称的上愚蠢本身(愚蠢就是罪恶与不幸的来源)而在此时判断源自于"先决(注意甄别!在这里先决被限定为先入为主的先验判断,而不是原先的过程时态,)"所以使自己与别人(人类)怎么相信就很重要,即使事实摆在面前,都是一旦有了判断,那么真的是刀枪不入,油盐不进(更何况看不到的"抽象的事实"),所以"相信本身的理性支配着判断本身,以至于成为了相信的仆人(智者与此理而分贤圣)"判断是一项危险的活,所以人类无论如何都要面对审判过后的世界,并在此为审批而付出代价。  经验源自于心理的频率属性,心理的经验意志决定了经验本身底层的基础,而相关知识则作为可以调用的包,那么通过物自体的双重(Private:*,Public:*)属性,则可以得到一定的属性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心理的经验构建则成为了可能(童话PLOY或黑匣子)在这种有准备的情况下,我们实际上是作为有经验的二次属性作为行动者的,那么经验的推断则源自于事物本身的矛盾与冲突,或者更准确的说:经验来自于机制,而机制则来自与属性的转
	不得不承认我们是"如此的迟钝"如何问题越是合人关系密切的那么就越是会呈现出一种动态化的现象(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较容易感知的情形,而万事万物也无不在动态之中)如果问题不是动态的,而是一种"默认契约"那么无疑会害死可生现象体(生命的),动态不仅体现在动态的环境演化与匹配上,更体现在一种活性基础下的名词与单元性解构,任何的问题与事实判断都无不是在动态中演化的,可以说动态并不是孤立于静态(动态和静态是一体的)而是两种之间的某一种关系而造就的事实(社机论的两道路线,显著的表面了一种双重属性的理论,如从物到人,可以理解为一种基于静态的动态判断,而从人到物也可如上面所说的从动态到静态的转换)认识动态或者说知道这个动态的动态是是否重要的课题,一个人偏见往往并不是纯粹的静态或者动态,而是一种基于什么的什么(这往往是基于静态的动态,而骗局则是基于动态的静态),所以搞清楚这种状态的转换(我们有黑匣子理论可以拆解与匹配,这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对照量表)是重要的,而动态与静态无论是另一种依然得遵循(RL理论)相对的关系,这又回到了一种无限式(于是这就是为什么动态在这里当标题根合适一点,并不完全是讲动态的属性与定义,而是动态本身的动态则更有价值),所以我们从实用角度来说,我们往往的具有一种:同时得到动态与静态的状态与结果的能力,除此之外更应该思考其中的向量(动态或静态链)这种能力是使判断根据有信服力的	能承受的住这种碰撞呢?如果没有条件就想继续链接那么无疑危险的(人无法与想吃自己的老虎讲道理)只会丧失掉迎击机会(战斗无疑是必要的,但绝不是通用选项,战斗往往预示着必须的胜利,而代价又是什么呢?)"战争一旦开始唯一的目的就是战争,关闭战争往往比发起战争难的多"一个人懂得如何平衡或掌握必然的冲突是如何活下来的关键,其重要程度是必修的功课。  "自我通常没有矛盾,而作为凝聚态也必然遵循"而矛盾只是一种物自体的属性的不同形式(强行命名是矛盾的必要特征)只有原始冲突才称得上是矛盾(在这里没有否认矛盾的凝聚形式属性)而矛盾形式的建立才是矛盾的本身,而其本质则依然得通过凝聚态(PLOY)来解决,而其自然属性下的N2N功能则正是不同形式的矛盾状态转化的必要条件,那么"一切形式的矛盾都必然具有N2N属性的实现"而矛盾的本身并不是矛盾而是矛盾背后的东西显化,人们一旦进入到困境,那么一定是进入到了"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其背后则是问题的本身(虽然这里可以利用形式主义写出N2N,但是我们也在这里强调N2N是不同分支的碰撞,而作为"根目录与原知识"则相对的是没有或者只有少量的N2N,所以随意使用分支而非原生情况,是不严谨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到:分支的碰撞往往是复杂的开始,而其分支的碰撞固然强烈,但其究	光底线无从遁形(只有刚开始的时候),一旦到自己认为其有掌握感的领域时候就开始显现了(所以避免领导的数量成为了一种方法),评判一个人与组织的道德水准最方便的是看如何对待弱者,而评判一个人或者组织是否有理念(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没有理念那么无疑不会长久)则是看如何对待强者,而"恶魔通常发生在判定的侵入"一个人自相矛盾也是因为如此,因为"如果一个门没有天使的守卫,那么就只剩下恶魔来守卫"恶魔比天使往往快的多,所以一个门有空缺的情况下,真的很糟糕(也可以利用这一点反向推理),我们虽然可以将恶魔归咎于上面的愚蠢或者缺陷,但是其本质我们不得而知"当恶魔占据时,通常不会留下太多后门"虽然我们可以摆脱恶魔,但是其真正内部机制我们仍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恶魔居住在伪造的天使上"而恶魔同样有伪造的成分在里面(可能是天使召唤的),所以天使并不一定符合人类的理念,而恶魔一定要有伪装,恶魔的伪装(潜入)往往是利用思想本身的漏洞,从而产生病毒(这一点和病毒机制无不一样)思想的洞察则成为了免疫力的必需品(要想防御首先得识别)。	要)而是组织的成员的从判断到先约条件是否在链条上,所以社群的结合与内部成员的决策耦合是成为了组织的一种健康指标,而组织一定丧失角色判断或先约条件的丧失,就无可避免的出现内部利益矛盾(腐化)而组织的真正问题则是成员与组织的原生属性的耦合度,。  活动是社群活动中的抽象功能或行为的衍射,一切活动都涉及到功能的必要重组与概念的投射,而这两种都离不开社群人类的文化与行为本身,而商业的多种机制下的多种属性的功能性贩卖则是一种通用的交易机制,非盈利部门与组织则建立在社群的概念习俗上,而习俗则需要一种无意识的频段下样本性原始功能替代,在社群中以人类基础需要的功能作为组合的群体往往不具有天然的文化优势,而人类抽象行为体的综合往往具有天然的文化环境,这是本身群体的供需与集团价值观的天然差异,即便没有天然的规则来强制,在单个功能中其所在个体也必须经历一种活动本身的规化(星际合奏)来自适应,否则将无法执行抽象体的行为。  地域的存在使人类的差异如草木一样大,地域不仅来自于利益平衡,而更多的是人口与价值观的谐波,在一点在保守地区尤为常见,价值观的建立文化脱离	化。所以一旦设计到经验问题,那么我们就不得不从物自体本身上面来看了。  联系不仅来自于之前的数据库(知识),且来自于心理的肯定,也就是说心理的判断与频道的意志行动方式,决定了联系的先后问题,所以心理的联系从基础上是源自于心理意志的活动的,在这种循环下(判断 - 意志)我们不得不得确认一种依然是物自体的频段分布了,也就是说即便是在联想中也会出现无限拓扑的两种属性,所以关键在于联想会止于那一个阶段,且这些阶段(单个最终或者多个阶段)是怎么融合的,所以一种从行动到联系的大小循环的线性自然观就得从这里知道,这种"反应链"是行动的一种阶段周期,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人类本身在条件(一种无时序的联系过程)下的一种周期性频率了。  人类的行动并不完全取决与自己(物自体)人类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自己做出的,而是观念与自然意志的行动,观念源自文化与本身的相互关系(人类原始冲动而携带的转换体)所以越是抽象的观念越是无法在原始冲动性强的人类身上生存,且人类的意志受到自然力量干涉(就像草木一样)人类意志到达有多少是自己可控的?这要从观念的核心机制认知来说明,认知本身并不完全是感官刺激(虽然感官刺激可以合物、无法刺、无法刺、
	重要特质,总之生活中的问题大多数的根基必然是一种状态的载体,而这种载体的运动行为的必要判断就是动态本身。  正如原知识那里提到的,而原象则是原知识更高或者更深一层的状态(原知识在原象中更倾向于被描绘成一种原始的初始知识,而原象则包括了一种以意志内结合了原知识的"原始冲动"这种是与原知识截然不同的情况,更多的来说:原象相比于启发引导性的原知识,则更像一种自治的运动状态或者反射,这种情况虽然离不开原知识的意味作用,但却更加体现在一种原型的理论基础上的"某种冲动"这种冲动的结合体就是原象)原象的存在非常复杂,原象不仅怀在一切有情众生或受精神支配的物质上,更是一种近乎原始的"根目录"虽然我们大体承认这两种情况:先天的原始冲动与后天的原象构成,而形成一个人的行为与品行,而至影响整个制度与结构的健康构成,而对于原象来说真正的问题在于原象的冲动是否是某一种正确的,或者从根目录来看,根目录是否是符号"根"的性质呢?一个人的潜意识是否是一种原象的结合,我想是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多),原知识构成了一种文化的"基因密码",而原象则是一种对自我的,或者是一种对原始冲动的秘密,而这种秘密在现代的教化下成为一种既定选择的"冲	其本源则大多 "貌似神合" 我们依然得知道最为超链(去中心化)任何一个分支都可能成为一个 "新的账本"起点,所以解决问题不仅要从下面的分支来看,更要从上面的分支来解决,一个分支与分支可能牛头不对马嘴(在这里没有仔细观测)但是却临近上一个目录或者原知识,这种情况下绝不是简单的归纳分类,而是去除矛盾后的链接端口(VR,SL)这种超链往往是还原事情真相的原理,其改变或改善则成为了可能。  生命只要是生命就有作为生命本身的价值(且无法衡量),这种价值无法肆意毁灭(生命的业本质是分布式的),生命在生命(混沌的生命)中得到各种符号与标签定义,如果社熙的基准是人,那么作为人的基准则是生命,要想知道知道未来,那么就得知道生命(正命),人的生命延展下的神圣生活分为了两种:静态的,动态的,静态的生活通常需要依附于相对稳定的载体(无论形式),而动态的生活则需要进行生命之间的碰撞,人的生命就像草丛一样,随着环境与任务而变化,时而长满荆棘,时而充满鲜花,或者凋零,生命的价值不是某一种固定的物体(诚然物体在时间尺度下也不会乖乖的听从人的设想)生命最大的价值在于"未来的可能性"换言之来说,生命其中的一个的价值是	程度上交融的原因)而思想本身却不大径相同,这是因为思想在外中品德的原始力量造成的非形式的属性"定义域",这种定义域才是思想中唯一可标识的HASH代码,品德决定思想涵意,形式只是一种必要的展示手段,所以语言除了通用的部分还有非予普罗大众的秘密部分,人的品德不能简单且粗暴的归咎于属性或者其他(所以我们这里只讲一些思想的引用部分)品德不仅只是引用关系(不能简单的这样完全理解)而是一种"凝聚态的常量"这种常量是凝聚态的性质元件(显然在这种状态中我们暂时忽略了先天与后天的状态)在同类型生物中凝聚态的差异并不是很明显(除非变革者)就像人类的躯干一样,凝聚态的改变往往涉及到基本的输入与输出方式上,从这一点上而产生机制的变革(所以说"变革者就是变革者,只是一种辩证的判断,而不是属性过程")品德的微调而导致的差异可能远远大于人们的设想,所以说修德是最简单的,也是极为复杂的,而品德的改善不管从稳健还是鲁棒性上来说都是必要的,人类的生存决不是轻易取决一时片刻的(除狩猎行为以外)而是一种通过品德对自身环境的调优与状态时的复利。	自然条件的形成,更无法脱离社群的内部冲突与交融,其衡量地域可居住标准以交融进行时为首要,地域中分区的效应往往比较突出(地域性功能)而区域的功能建立则准天然上说往往具有核心流量池与容量场的两种必要条件,从此功能区中我们即可延申出其他群体从而形成真正的非地理线下的区块,地域之间必定有平衡端点,且端点一定符合物自体(X,Y)的四处密钥。  职业的存在不仅仅限制于经济或抽象的功能建构的模型,职业其存在必须要符合地域的自然平衡(即便网络)与辐射和资源定律,职业的存在必须要面对等比例的状态需求(过型定律),维持职业的不仅仅只是作为机制的大市场而是作为原始服务的点对点的网络扩散,其状态内部传播决定职业功能的持续时间,我们必须面对一种多态嵌套的场决策,这种思考与决策是如职业本身的先决,可以说职业本身与服务对象必须归位到一种平衡或者相适配的场位中,否则职业(活动)则脱离了功能的对齐与抽象的传导。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一点是生存往往是社群内的事情,而社群之间的交往则是真正考验生存问题的状态,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不仅仅在社群中间且也在构建	激,而认知本身并非由人类所完全控制(识由藏)且行动本身受到人类身体能力边际的限制(主观自我的单一性与身体运动激素协调)而自我其本身运转范围是少的如此可怜,运行也必须符合谐波的规律,那么尊重谐波与预测(自身与它人)就成为必修功课,谐波的保护机制也得建立起来,不能事到头上才搞,否则就成为了一种应变波律(应激反应)。  【是频段的生物(星际航行)这就造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实际上无法判断状态是否安全(伪造的频率),这种情况往往体现在圈套与骗局,这种频率的认知偏差,不仅会钻入骗局,更会脱离一种好的模式,面对好的东西的无感与坏的吸引一样危险(人不能变善就是破坏未来),所以对当下的判断我们并不比猫好的多少,而频率本身也受到观察员(内部机制)的影响,所以一个好的认知首先得来自好的观察方式,如果相悖或者有差缪,那么无疑是自讨苦吃,而观察员(不完全是伪线程,而是管道线程)的多样性则是我们如何看待问题的一种必要方法。
	动途径"原象的构成虽然有原知识的影响而近乎成为一种意象,但是原象则更加偏向一种意志(这种意志在上面被称为原始冲动)而"原象是一种理论与制度的根基"而其他的行动手段则是维护或延申这种原象的形式,这相比原知识的"相对革新(或者不"那么相对")"不同,这种原象似乎是一种更加稳固的状态时,所以原象是否是一种根属性成为了一种近乎了解原型哲学基点的必要开始。  从超限战的思想(这从表面上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三大有机论环境下的具体空间地带进行操作)来说无论是从三鼎的思想也好,还是其他的思想也好(如超限战,乃至从某一方面来说的博弈论)是战场的扩大而赢得的"维度优势"这一点绝不是仅从战场进行局部的对弈,而造成的局面从而打开战场优势,如果要想与时代对弈那么就得与时代的人对弈,对我们来说下棋并不是一种好的方式,下棋它将动态的事务局限在了一种固定的规则下进行的等量博弈,这是造成失误的根源,换句话了说,我们所以为是一种自我观念上的舞蹈	对生命本身面对灾难与机遇的应对,生命若是呈现在时间长河中,我们就可以发现充满了戏剧性,人的选择,命运的选择,乃至其他要素,是我们无法用思想来测算的,换而言之:生命充满了未知,面对未知乃至掌握它,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可以衡量生命价值的准则,一个人不惧怕未来,而是期待,像对此"大展身手"那么这个人一定会迎接相对不错的未来,相反,对未来越是恐惧,就越是容易会被恐惧击倒,对未来的审视是必要的,而恐惧如果不能成为一种磨练那么恐惧就毫无意义,生命是如此可贵,未来又是如此的未知,生命的过往正是对未来的某一种"预付款"…。  世界是神经的一种集合(物自体也好,还是三大场论都是在讲这么一回事,即便模型不同各有特点)这种神经是动态的,人类,文化,经济,社会,都是一体的"即便远在千里的人也会因为某一件事情联系起来"即便不认识,不理解,不存在(没有先约判断)形态迥异,有着不同的世界(在这里:是遥远的歌剧,是乐章PLOY,是识由意志论,什么都是,却什么都不是)世界就是在	或者晦涩的哲学都在诠释着人类的对现实的理解,我们也必定要承认:既然是理解与判断,那么就无可避免的出现片面与主观情绪影响(这一点从根源上来说只要设置方案那么就无可避免)使用方案只会存在进化与顺从时代的适配,但是方案本身的机制却并没有脱离人类的变化而独立存在,即便不设立方案人类依然会受到主观世界的变化而影响(不管你愿不愿意,方案只是一种判断的集合,而判断几乎存在于"白天每一刻")而变革者的通用解决只是通过内部"自适应"来计算完成一些片面方案的排除,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方案本身,所以变革者将方案的设立委托给了神式系统,这种通过状态的变换而最佳适应方案的环境配置,而绝非单个状态的成效(我们必须说明:神式系统是一种状态配置而非捏造的人格形态或角色扮演)虽然人格模拟可以得到一种条件下的判断,但是"模拟本身就在损失"所以除非写小说最好不要模拟一个健全的人,方案的,方案的复杂和简单的判断条件取决于设计者的理解,而设计并不是一个好的主义,虽然设计可以解决问题,但是设计能解决的只要设计到的,而以为则需要付出代价(取决于设计者怎么想)一个方案最需要的是:认知的完	生存 生	释放则是一种业力的完成时,而自身的状态存储则来自认知与判断,也就是内心频率与外界的重合周期造成的行为方式(一切行为皆为方式),那么存储合适的状态时(内心频率的快照)成为了一种缓解业力影响的方式,人类的行动的运营方式则是来自业力,那么合适的存储业力成为了一种不错的运营方式,而存储本身的机制则建立在频率上,除了有意愿的谐波还有无意中的对接,那么我们除了时刻得对自己内心负责以外,我们还得从状态本身入手,状态不仅仅只是动态的相互反应更是一种复杂的链式反应,所以阻止或者重新开启都是一种化解方式。  人类的语言不得不面对虽然是频率的表述,但是却十分相对,正因为如此语言的陷阱十分可怕,包括不限于:DNS污染,指针错误,语义属性无效等等诸事,其本质上语言的问题不仅仅在于语言,而是语言背后的人种风格,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语言虽然有区别,但是人类的意愿却没有区别(广义),人类要想进化那么首先得脱离自然语言才行,那么这个时候什么才可以重新充当人类的
	与自嗨,而自然的,平常的,却远离了棋子的定义,也亦然远离了一种有形的棋盘,这正是超限的一种思想体现,将胜利的局限推至棋盘外从而扩大胜利的可操作空间,这也是三鼎所提倡的一种理念,将棋的行动(手段)到棋盘本身(模式)再到棋盘之外(体现或者更加通约的说是一种系统)这种组合是超限的思维直接体现,但是超限其难点也在于这种模糊的不确定性,而对我们而言,能左右棋盘的是什么?棋盘之外又是什么?这是任何一个参加这场棋局的人不言而明的统一前提条件,但是在社会的一些既定框架中,我们则忘却了这种棋盘之外的事项,而专注于棋盘中有限空间的绞杀,这无疑是一种错误的行径,而对它们(社会大众)而言一旦意识到棋盘之外的部分时,那么整个棋盘就从开始包含了这些整个的体系了,而并非到一种相对的棋盘之外了,超限战最大的问题是"对于这些模糊地带其影响事物发展的权位属性"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的认知建构,精神运动是否都得考量,这种某一时期的能使其最大程度运转的秩序又是怎么样的?所以从本质的演变来看,这必然得涉及一种"基于弦卷的三大有机论"了。	变革者架构 这种东西链接起来的(没有链接也就没有社会)区块,地域,世界,神经,都是,重量大的出奇,神经是一种偷懒且粗暴的理解办法,"人类必然是动态的,而这份根与花,却开遍了世界"世界,理解,绝不是轻易揣测的,越是根源越是如此的轻盈,以至于失去了辨识的感觉,而那些雪花却如此的优美,落在枝头压弯了梅花,飘在屋檐上成为了雪原,世界如此的,人类何尝不是呢,例如运气是一种集体同调后的结果(这里仅仅片面的讲解了,同调后的运气,没有讲集体意识,设置无意识的情况,当然还有很多)人类只要提升自己的频段里面一定会出现和自己一样的人(时间长短问题)人类的生命中的生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种"神经意识(续上面的标题)"越是能趋近于这种意思的本质或者全面其分支,里面神经意志一定可以"为我使用"其变革者不仅从文字与事物的状态来判断更从其他奇物在判断(心识知识)这些东西绝不是"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出来的模板"而是真正的体会,人类需要超越一些有形体的知识甚至没有形体的知识也需要超越,而真正的知识却在元道中。	都 任何一个在时间上的人都无可避免的出现时代的精神,其作用好比"时间是大地而时代与时代精神就像是野草"要想最大程度避免这一切就得知道,语言的虚妄与文字的迷乱,而时代是一种进展,无论用力的跟上还是乐享其中都是无意义的,即便是超出几个时代的判断也是没有作用的(时代无法接受,即便还会走向这个不准确的未来)而超越时代绝不是只停留在未来,超越时代必然要执弃掉现在乃至未来所有的精神形态,所以我们需要一场变革(变革者),时代最大的问题是只是"被动"的接受的大部分构成了时代,即便在没有信息媒体轰炸的旧古时代思想自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思想的受困成为了一种常数,除非有人能打破,然后又成为他人的牢笼,人的思考必不可少样例,而样例的本质只是一种"索引"可以说人类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样例就无法行动,而变革者正是通过索引这种直接性机制来完成变革,所有人类都不断的存活在思维(思想)链上,而这种思维链是错误的,本质上这只是一种"自我欺骗的	<ul> <li>益路</li> <li>台道路本身的频率,至少得可以接受,"道路永远是开辟出来的"而不是现成的,即便是最基础的业务员也得会承担系统力量的一部分,所以从本质上只是承担力量的强弱区分,而不是运转的归属问题(然虽然力量是统一的,但现实是多元的),换言之道路的健康属性取决于社群的频率(社群通用有着类似的频率)反应,这种频率的重合与方式造成的片段耦合,成为了道路本身。</li> <li>除必要的识字说文与简单的数理计算以外,"一切教育都是在灌输不正确的思想,且教育永远存在(潜移默化)唯一值得教育的是教育本身"无论是观念还是社群中必要的墨守成规的习俗,一切教育的输入都是扼杀其他可能性的前提,真正的教育使人们学会与教育本身相处(自然或者更多,但是必须符合天性的正义)从而激发出人类不受限制的自然力量,且教育不能拥有父母与老师,必须建立在自由与正义(绝不是相对主义,以八正道为分)的探索中,一切结果必须由自己承担(强教育时期的法律)而教育的本质"自我教育"必然要践行到实践生活中来。</li> </ul>	人类架构  人类架构  人类的特质除了先天禀赋与后天的交融以外还有着不可忽视的的力量,那就是周期,人类依然无法逃离自然定律(神龛卷轴)至此而产生种种的行为,所以要改变一个人走向自己的道路或者自己走向别人的道路亦是极为困难的,没有办法在原始层面上改变,也无法在周期时律是同步,于是特质就这样出现了(相对),人类的行为无不围绕着这个定律"矛盾螺旋"于是从生到死(一时)只是这种状态的转换,人无法脱离这个"命理级"的力量,除非它能真正改命(奥义序列),人的特质不仅传导给了历史,还塑造着不远的未来(诸如人事,屡试不爽),那么"真正的力量即是特质背后的力量"。
	时代精神是每一个在人类社会中无可避免接触的"第一事项",这个时代是怎么样的一个时代,时代中的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时代精神都能够回答好这个问题,一个时代必然如同一个人的某段时期一样,会受到"某种感召力"这种力量我们称之为时代的主旋律(在通用接受模板中,此便为君)什么造成了时代的(此便为君)时代精神如何体现到人们的身上,又是如何完成一套独属这个时代的逻辑即生态闭环呢(此便为使),要想知道时代,就必如上面提到的观点一样,首先得从时代中"抽离出去"(诚然,对于受到时代熏陶的人并不容易),如果我们的"魔法"可以"超感(理)"在个人身上,亦然可以超感(理)到时代精神上,一个道理,一个感知,这便是二者共同遵守的原则,时代便由此出发,单纯的网络信息并不可靠(特别在现在的算法加持下),如果说现在是一个萎缩,迷茫,逃避,的时代,那么其他物质社会和社会运动则就要依附于整个时代精神了(物质依附于精神,此为旧约)社会的运动来自地位关系的演变是时代精神的缩影,而它们(物质社会)则成为一种第二的模式(此为新约)影响着时代精神的运作,时代精神是所承载人类的一种涌现机制,这种机制反向影响着人	"撬动整个世界的是人至高的思想"思想的改善甚至进化是社会变革的前提,思想是炸弹,思想是看不见的火炮,一个人,一个代表性的组织可以杀掉一个人,一个群体,乃至一个种族,但是无法消灭文化:文化与思想永远自由,不仅是形式上的(不讨论自由意志的情况下),更是传播与新生的力量,诸如墨水散到水池上,即便水看不到,但是墨水成在每一处(五通论::神圣知识论),思想与人类并存,只要人类存在一天,正法即存在一世,亦邪命外道也同差一世(正法N-1),人类真正的改变并不是形式的改变(当然这一点非常重要)而是真正的思想的改善,思想如水,人类的牢笼永远是思想,人类奔向自由也是思想,思想改造了世界,思维成就了一切,让所有人动员起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只要人们还怀着希望,但这一切也很可悲与困难,太多的人并不知道它在做什么,还有来自地狱恶魔,被自己愚弄的畜生,贪得无厌而不寻甚至唾弃正法的"恶道众生"他们是人类进步最大的阻碍,就像不正常的细胞一样,而一旦到了关键位置上,就转化成为了癌症,人类的思想要改变,除了自己没有谁能改变(除了创伤后遗症)所以改革成为了一种马蹄铁状态,输出即便简	文想"无论文字,语言,还是接触到的感受都不可轻易相信,而时代的判断除了抽象的集合与功能的归纳以外就没有参考意义了(即便从抽象的集合来说在时代精神下其中的幻想不可不谓昏庸)时代的围绕总是以那么几个东西来固定的,远古的诡事,过去的教皇,旧时代的封建王朝,乃至现代的"理性"都是时代精神的发源地(任何种子属性的东西都有这种传播属性,即便不是物质)通过这些人类才可以没有丧失系统(我说的是共性协调,而不至于冲突遍地)任何时代的种种物件,功能,机制,无不是物自体,也无不是拟态(凝聚态也可)有问题认知往往是不看车子性能就往前开的,这样做没有出现问题应该是大幸运,"确保在使用前的必要检查或检测是科学的第一步"而如果没有这个危险就来临了,而变革者的"准律"则是"做好一切必要的检查"。	如果要在人类社会生存,那么一定离不开人缺陷(愚痴与人类物种本身)造成的灾难,人的灾难往往没有办法以正常的逻辑看待,因为制造灾难的人的标准已经脱离了人们的共识(普世价值观),另一方面则是几乎疯狂的无视与偏执自私的造成的,一种是环境(条件)缺陷引起的,一种则是纯粹邪恶引起的,第一种我们常常无法防御,因为他们是常数下的随机,第二种则是圈套与野蛮,相比于第一种这个则可以防御的更多,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类是分为六道的(有非人的精神作为恶魔的使者),如果我们仅依靠外表那么一定会陷入失败中(虽然外表也可以看,但是我们精力并不是任何时候都充沛),那么我们得回到愚蠢的定义上:"任何发心都是其本人凝聚态的分支"所以我们如果不能面对这一点(乃至自己)那么我们就无法知道邪恶的本质从而预防与改善,我们也应该知道:凝聚态即抽象本质,而抽象本身则是人类机制的本质。	运转 记逻辑)的层面,除了准确的判定以外,人类对模糊的一种补位(配置)也是 运转不卡的能力,也就是说除了一种判定频段还有着一种第二判定(超临界投射),从而形成基础(临界元位)的"元精",人类要想运转必然要在一种近似的临界跃迁中产生(无论思想还是行动本身)其必然要符合一种论断(性质的同调)这个论断可以维持(茧)运转本身。      人类离不开利益,并不是身体上的离不开(虽然艰难但仍可克服)而是心力(人们需要一种安全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属于心的力量之一)上离不开(这一点在非人恶魔中由为常见,其令人发指)人类在这一点上如此的愚蠢,虽然人们习惯的将罪恶推到利益与欲望上来,但"始终没有承认,只有人类才会陷入到如此愚蠢的境地上"人类只有"真正的承认人类与动物的同质部分,才会的正视人类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人类本身的缺陷"人类并不高级(高级的是智者而非人类全数,智者才是符合人类"教科书的人类生物"而非随意的人)我们必须得知道:利益本质上是一种瞻妄,这种瞻妄并没有那些人想到那么利害
	类(就如同自己建造了一种道路)而时代要变,其精神其先变(当然更准确的是建构的),整个时代的影响并不是从物质条件可以简单判断的,不过不同时代精神亦然会在同一个时代中存在,但是仍然存在一个主干,这个主干则必然遵循权位法则(权位~=影响力*数量)这是一种几何指数上涨,亦是权位的一种体现,而如果不知晓时代,那么就如同不知道在上何种学,上那个班级一般糊涂,时代中人们的选择可以逆向推导,亦可顺向推算(这是一种简单的临变关系)无论如何,时代中人们的情感是如此的不足惜(从时代精神角度来看,即便很珍贵)"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一个时代有所失误的,一个时代也有所成功的,往往一个时代的成功就建立在"那个时代的失误"上,而一个时代的失误往往也建立在"那个时代的成功"上,(此为通式之信反二道,时也,承前继后,时之悖反,不可不察,此时蜜,彼时剑,故龙有未化形之时,百年之树不承风雨)人们在时代精神的裹挟中追求"独属于自己时代"的标志,这些东西(原象)便成为了一种既定的方式,人们于此"扎根"直到毁灭。	单,但是改变却不容易,对比其他改革方式,输出很难,但是改变却很难,人类的教化,无论哪一种手段,都是互相促进的,如果没有思想的改观那么革命就失去了效果,如果没有革命那么思想也没有土壤来生存,革命首先要革其思想,如果有东西或者组织愚弄并混迹那么这无疑是反革命的,革命是思想的最后冲锋,而撬动整个新世纪的则必然要回到"变革者"身上。  "理性外阳内阴,感性外阴内阳"无论偏向哪一个都会失衡(当然懦夫与品德瑕疵甚至缺陷者除外,这种情况不应称之为失衡)人们将性格的多元混迹成没有标准的事情,单个石头没有标准,但是一个房屋一个水坝绝对有标准,房屋甚至墙砖用途不一,但是基本的力量(这里指一个人最基本拥有的良知与德行)却没有"其他标准的余地"如果没有,那么砖块就不成(人们分崩离析),人的人品往往比智商重要的多,一个人可以没有金钱,没有头衔,没有多么聪明,但是它却能随从良知,只需要这一点他比聪明的人更加聪明,更加高贵,更加相对体型更大的壮士具有勇气,人的高贵绝不是一张金属片可以考	大	一切迭代必须发生在一个相对环境(基本状态单位: 茧)的运动中,通常我们可以大致将迭代放到相对环境中并以尺度(成分系统)来分为四种: 第一种是没有变动原功能与基本属性(变动比例相对于属性基本没有变化)的提升或优化,我们称之为迭代(桌子还是桌子),第二种则是改变了无关紧要的功能与属性的优化(基本属性虽优化但基本属性不变)的变动,我们叫变种(桌子有了其他的分支),第三种则是变动了基本功能(在这里基本功能被大范围改动)与保留基本属性我们称作重构(桌子与其他环境结合了起来,如成为天花板与地板的集合体),第四种则是完全变动了属性与基本功能我们在这里称为毁灭或者新生(狭义,桌子成为了拼图模式,好吧就是一堆桌子碎片,实在想用你必须动手),不管如何变化,这些迭代总是发生在相对环境里面(如工匠与老板对待桌子)并以此为"百分比的调整"从而实现"迭代(可以粗糙的以每阶段25%来算)"一个迭代(广义)在相对环境中的结合后的尺度才是我们应该准确衡量的物质功能或者属性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下变动的第一位才可以确立起来,同理重要观念程度也存在着相同的迭代道理(标准与变动界线)迭代不仅仅只是尺度变动而是一种属性的适配。	全理 (利益的欲望处于人类自身) 它并非人偶师,真正厉害的是利益背后的心态,利益本身亦然是抽象(而且大多数是幻想)而利益抽象机制则成为了利益这种状态机制的健康评判点,如果评判是糟糕的,那么无论利益本身是怎么样的,那么创作者本身一定会于机制背后的利益形成统一战线的行动方法。  生理不仅体现在大脑方面(偏向与侧重点)虽然身体也能体现(最直观)人类的思考与运动亦然受到激素,气血,身体状况的影响可不为不大,但是这些亦然亦然能够克服(变革者)但是其机制本身则要难的多,除非人类重新塑造一回,且使用的超越时代的知识,机制唯一可以克服的是,提供必要思想来"打补丁"而这种思想在人类文化史上少的可怜,所以付出代价(坚守正法的行动)成为了必要的心径,人类的生理因素是难以控制的,只有适配自己的身体状态(或者改善)才可以没有灾祸(自己造成的身体问题与事业行动)人的身体极大程度上除外部侵害大多数是自己造成的,而修身养性成为了必要课题。
	种(即时判断)成为了我们试图量化一切的手段(先决)可以说人类社会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一种基于长期的匹配马拉松",而成功的与否(狭义)则就建立在了匹配度上,是否获得一种多元(一种标准)的匹配,是权位的一种运转要素,虽然有和必有分,但是即便为分也得匹配系统上旋转(如何的决裂,或者以什么样的形式为"优")从这一点我们看到,匹配的直接结果就是一种成功与失败的标准判断,在这种标准判断中人可以被"无限量化"而"匹配固然有标准,然标准人(或事)并不一定匹配"这也是我们承认多元价值的根基,匹配的标准(即对错)可以衡量匹配,然而标准却不是可以随意迁移的,如果出现匹配的矛盾,那么世界的矛盾便产生了,两者之间是否有"可以进行通讯的夹缝"呢,或者干脆不接受这个也是正确的选择(正如我们讲的,匹配是权位的要素,根匹配与子匹配等事项于此不在多述,然匹配的标准一旦出现冲突,那么意味着双方之间必然要出现"失败")对匹配的漠视,对匹配的不明智绥靖,是匹配失败的开始,当匹配(独属于自己或社群)出现失败利益的损失,成为了一种不带客观的事实,无论如何匹配是一种基本的权位单位,它直接影响者权力传播的质性,这一点可以"直接归咎"为"权力的大小问题",这种权位的缩水是与"可量化的相对而无限缩小面"匹配的标准有多成功,那么其不匹配的失败就有多失败(狭	量的,人的生命绝不是靠着长短来决定的,一个废弃手足的而困其一生的人与跳出笼子一瞬间的人相比,其价值不言而喻,名誉固然无足轻重,但是尊重自己是超越自我以外的分内之事,而伟大与高贵与任何标签都无关,只取决于怎么面对真正的自己,我们可以说:如果你看不到好人,那么大概率你就是卑鄙者的后代(善人会死绝,但是苟且偷生者与他们的后代却不会,这正是一种诅咒,不仅他们要受到煎熬,他们世世代代都会为祖先付出几乎不属于他们的代价)重生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事情,就像自然界的蛋壳的打破与虫子的脱皮一样,人是没有主动的形态改变的,但是这个过程是必须(无论主动还是被动)经历的(故成仙佛菩萨乃至六道皆因此分)或早,或晚,但终究要面对真正的自己(最悲剧的情况下就是到老不能修了)人如果没有重生(真正意义上)那么就无法让圣灵降临,最坏的情况下即"无法降落",如此看来变革者的概念是早已有的,只是新造了个词,当然除了传统的重生以外,变革者只不过多了一些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他们"尽情翱翔",变革是人类到变革者必然要经历的一种重生过程,也许人类会经历许多的变革(多次变化),但是变革者本身概念不会改变,也就是说必然存在一种最纯粹的重生后形式,其真正形式必然要用数不清的"道德"灌溉,人类真正的成长就应此开始。	自怎	虽然人类在凝聚态的本源上"比较通用(我们也得承认有超越人类的先天凝聚态且在后天中凝聚态主体可以发生改变)"但是其分支上而造成的差异不可避免的造成了集体的本质就是不稳健的存在,随着数量的上升混沌指数也在"等比例提升"集体的产生有主动的建立与被动的接纳(两者之间我们不同清楚)集体的存在必然伴随着"意识"即内部的有机自然调节能力,其集体的行为也自然成为这种能力的体现,集体的意识其必然与成员息息相关,集体的任务不管是何种,其本身只是人类抽象行为的集合,那么无可避免的要接受以人类的为主导的"噪音"一个社会中集体是一切社会行为的基本单位(人是单元),集体的质量取决于内部的抽象机制的共同频段,而决不是简单的抽象机制。  显然工作并不是一种局限性行为,如果非要将办公室的东西叫为工作,那么街上卖鸡蛋的又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分析的到"商业与工作并不是一定的,同一根树枝的不同体现则是两者之间真正的面貌"除了用必要的周转成本来看(投入上)工作和商业并没有区别,如果工作没有商业属性,那么	将人工具化是人类必不可少的减少运算的方法,这种方法残暴且没有智识,评判一个人是否愚蠢就应当看看是不是将动态的事物变成稳定的工具,将涌现产生的机制变成固定律则,对事物肆意打上绝对性标签,且喜欢模型下的人格扮演,人类工具化除了前面提到的减少运算的不负责,还有有意为之的属性单位配置,在第二种情况下两种的关系本身就不平等,也就没有平等的交融(自然不存在利益分配的处理)人们的工具化是一种以保护手段为名的迫害运动,越是脆弱(不需要人性)的地方这种工具性就越强,而到现在这种工具化的风已经开始无视人性强弱的作用了,所以人类的原子化悲剧由此开始(单个的工具化拆分了社会的结构密度)而要想避免这一点,则需要明自岗位也好还是一种承担的功能也罢,其必然要符合两种状态:管理者的感官接收度与管理者本身的感性程度,而岗位的职责或者功能的替代则并不在关键运算之内,这是因为人类的输入缺陷,除非在合适环境看到预缓存的事项否则其无知程度与瞎子没有区别(看不见上帝)人类只有重拾那份心意才可以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义,并需要结合上面的语境)匹配是独立于客观上的事实,匹配直接影响着"成功度"从一个方面来说:匹配不建立于形式标签,而是一种共同的自然属性,如何将匹配使用到极限,是人必须学习到的一种"战术"知识。  复制是人类"稳定"的源泉,这种稳定是进步(进化)的源泉,学习(应用)这种"稳定状态"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前提是得判断,是否处于一种基于和谐的稳定)而若无一些有效的改革显然将面临同类竞争的危险状况,应由一个已经稳定的状态并加以改革(乃至一些创新)是实现稳定的明智,复制是一种人类的手段,而不是一种"系统",所以这注定了复制的东西有"随着基因"的差异,这种基因的差异,难以通过改革来克服(甚至自相矛盾,虽然本体并非而此言)因此无论创新亦或者复制只是建立一种和谐的状态(凝聚态)的手段中发生的过程名词,而这种和谐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最终的问题是这种和谐的稳定状态是如何的(机制)其复制是否可行,为什么出现复制的同种不声结果的差异呢?这些问题都导向了一个系统。复制,创新,应用,这三个要素决定了最终稳定时状态的一种"和谐程度"无论名词如何,建立这种"和谐"是必修的功课,而复制难度依然深决定了子分支的"健康前提",复制现有模板是并不代表着一种"完全境遇"而是一种基于此基于的"自身状态延申"于此我们可以知:复制是建立稳定(和谐)的一种框架搭建,而应用和改革则是基于框架的真正延展(狭义),创新亦同于这种稳定时态的框架搭建,另外同样重要的一点则就是确保这种框架在创新与改革中不遭受到基因的毁坏(或者说,如果想使用这个框架,那么首先得	人只有"正视自己的欲望"才可以称得上"准变革者",人们言行举止无一不是它的思想本身的反应,无论是多么糟糕,还是如此的耀眼,哪都是它本身的影像(符德)这一点不仅在人的单体上反应,更在一切人为主导的社群与组织中体系"群体必然有意识"无论是直接可感受的还是需要等待的(我们也得承认就像人本身是物自体一样,上面的条件下的群体也必然得符合物自体的双重属性效应)我们的语言,思想,一切可以接触的,都是那份"灵魄的影子"指针也必然悬挂在其中,无论是多少,无论什么已经拥抱,还是鬼怪,都是那份的力量,人的决定必然伴随着幻想(花嫁)人如果不能理解,这些东西,这些非语言,非形式,非所有的,人要走在大地上,必要其圣灵先降临,什么是人必须面对的?是自己"深度的灵",人的真实必须有一个根基,那么这个灵则成为了一切种子的土壤(种子与土壤也让会颠倒,但是其果实不会没有事实判断)如何真实是一切开始的前提,仅有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人是建立在人身上,人的建立,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必须给出回答,否则只有毁灭与新生的不断轮回,变革的一切也从这里开始,我们绝不能将知识与实际体验(真实的另一种形式)混为一谈,这就是为什么经验很重要的一方面的原因,无论分析的如何深刻,但是如果没有真实的介入,那么这些东西对任何人都是轻飘飘的,人要想跳过这些,必须同情,同理,这是一种高贵的超能力,一个又一个灵的碰撞正是深度的灵的最真实的体现。	本质除了机制的区分以外,"任何的单独概念都将引向死胡同"而天枢正是正视其矛盾背后的人的一种办法,而斗命则是一种概念上的展示。  董指份些人人则判判	至少在资本主义市场下极其难以出现,工作的本质还是得提供经济行为,经济行为取决于功能建设,这里我们还得引用过去的论点,从系统,到模式,再到手段,系统在这里我们也必得说明,系统是一个总的"有机物",而模式则是如同分支(上面提到的分支,重组,甚至N2N)正如工作与商业的不严谨的同场剥离区分,而手段则是具体的行为,如会见人员,面对的场景等等,工作的价值取决于经济属性,如果经济没用,那么即便是好的很的金子,也没有办法变现,工作之所以是工作,取决于判断属性,而非真正的机制属性,工作的价值往往取决于经济属性,功能属性,甚至上部机制的健康也是与商业没有什么区别(老板与客户),其工作(行为)本身的诞生条件的其重要的无非是:推销自己,推销业务,整合资源,而从中创造生活方式,我们要知道"生活方式是自己选择的"是一种付出于业务的状态(诚然一切皆业务未免太功利了一些,只是在工作领域上如此)业务是工作的父亲,而社群功能则是母亲(虽然随意比喻父母很失偏颜,但是在否简单的理解上很有一定程度的效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工作的本质就是如此,而"绝不是生活必然如此"而是在工作中:生活或行动是服从于业务的,当然我们依然的清楚: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工作与生活决非孤立的,也决非…,虽然腿长在身上,然脑子却不一定。	害以外,社会大多数的危机是人为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远方不远万里的人们的内心情绪呢?那么社群是什么呢?或者存在于社群的人类未来又在何方呢?世界绝不是靠主观臆断的可以随意任性的,都是也绝离不开主观的再造,我们的生存必须要清楚一件事情"世界是由一群人的乐园精神塑造的"一个社会的前进方向正是蕴藏在这些恐惧,希望编造的童话之中,一个社会最终可以评判的是那个最终极的童话,无论是救世主,还是大魔王,还是什么有意思的主公,最终人们会迈向一个希望的国土,人们只需要一个契机,无论什么,人类的资源其流向无疑是观实与童话的交织的矛盾之中,大多数人的无能,与少部分的新颖正是人类源源不断的革新力量,人类不仅服从于大多数的愚蠢制度,更是新的力量的承载体,资源的本质正是"存在于童话的观实",人类社会总是面对意义的追寻,这是无法逃离的生存燃料,如果没有这些或者越是离开越远,人们比鲁还愚蠢的性质也最大程度释放,所以如果人没有追求,或者组织没有这些,乃至社群,那么一定会出现人们永远所说的罪恶(在这种情况下,社群一定以理性的对抗与博弈为主,这个时候队员也是对手)"能让人团结起来,往往是资源运转端口的开端"社会永远需要的是一种活性的群体,绝不是一个僵化的精神民团,所以一旦陷入僵化就会生病,而生病就会遭遇到死亡,无论公司,还是其他(乃至不认识的人组成的生态系统),只要遵循社群的法则,那么一定无法逃离,重新的生命是必要的,而重新的生命力却与任何标签无关(生命力取决于它信奉的是什么,而不是其他外道)人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人是社群的生物,一个人的力量非常有限,我们也得清楚,世界上有很多人对自己信念不感冒,也因此必然遭受到无端的诋毁,如果没有诋毁那么就称不上是一个合格的变革信念,因为变革永远意为着与旧有细胞做出仲裁,能将
	确保整个框架的和谐状态的这种生态完善,当然革命是必要的,不过框架的和谐稳定依然得从现实考量)脱离现实而进行有风险(依人而异)的改革是极其危险的(然而革命是走向未来的唯一方式),复制一个框架是建立和谐"社会关系"的自然社群人的前提,以此这种近乎于模式而超越简单模式的方法正是我们所缺少的一环,我们不得不在一些选择中"复制"这些高可用的框架。  社群"属性"是人类社会中"所有权位关系"的重中之重,我们从社机论可推导出社群建立在以下活动中:以精神为建立的(以文化或符号等),以物质为建立的(以产品或者服务等),以重精神经物质建立的(宗教,社群互助,自发性组织,这种基于精神的社会团体,通常需要一些的辅助性"物质服务"),以重物质轻精神建立的(制度,模式,这种结构下的社会关系,通常需要精神图腾来确保健康的有机性和自然属性),这些社群决定了一种"社会关系"(上述的并不完全)人的单位(社会)属性就取决于这种"基于什么"的社群属性,所以的社会行动若是违背这种社群的运营之道,那么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竞争中,最好的方法是等待,等待对手出错,甚至在出错中痛打也是一种肮脏的胜利手段)情况加恒接强社群。是社会中自然人必修功课。其运营虽然有不同。但是完成相	转化其本身则远离了简单的形式,而是转化本身,甚至与转化的非转化部分(相对的),转化不仅仅只是一个吸引结构,更是一个互补的过程,这表明一切转化,不仅仅有形式与非形式的变化,更是一种"超对偶"的超基对关系,这让我们的工作不仅仅限制于思想上的概念,更是一种实在的,可执行的行径,为什么? 我觉得这就是自然的一种运行逻辑,你无法接受蜘蛛网为什么会在角落里面,什么会被偶然出现的昆虫吓到,因为生命的本质(在这里我们仅以此而言)就是一种对偶关系,所以不用说的物自体,更是阐明的这种道理,转化的过程值得考量,但是现实是没有那么多可以直接明感的转化的,即刻是一种通往过去与未来的阶梯"不知道(广义)现在(即刻)的意志与隐藏是危险的"转化绝不是一种固定的模板,而是一种"呼吸的意志",人无法准确判断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变革者最接近这种意志),所以问题也会,还是其他的,必然要知道这种即刻的意志,这种观念则超越了简单或者变化的运动状态,而是说变化的本身,与变化的非变化,正因为如此,矛盾(转化)的本身并不是矛盾,而是一种从凝聚态(不准确)下的变化本身的基对,是一种全然的,转化不是问题,而是"种子(未可量)的无数阶段的并存"。	组织健康的办法,在这之中其他的头衔与"未可评判的肯定"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一会仅, 是	将是脆弱的),可以是任何的资产(乃至一根烤肠)都是基于流动属性下的动态分配而产生的,其分配机制则取决于人类或者社群文化(简单的说,价值取决于程度上的观念),对于从原始到现代来看:其社群中的传播本身就是产品,而传播的观念其本身就是所有经济属性的流动起点,观念价值是社群中流动的必要前提,而正因为这种流动则生产分配方式(一个观念的占据或者一个概念的占据是如此的重要)流动是一种学问,而流动的本身则必然要回归到一个问题"凭证问题"这也是为什么社会充满模板(刻板印象)的原因,这便于传播与理解(这无疑是愚蠢的,特别是无法辨别实质)虽然这似乎是一种信用问题,但却在复杂度上不能这么随便,丧失信用是可大可小的严重问题(诈骗也分严重情景,这取决于观念与概念的占据时间与行动因子的质量)而在这里简单的什么其行动因子:现存数量(最终留存/辐射面)+质量(单元),当然实际情况可能复杂的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对现存数量的兑换质量保障,也许只讲简单的质量保障无法应对充满内卷环境,但是其基本价值锚定点如果松动,那么整个经济也必然重新变化,最重要的是锚定点(买好股,做好人,得好报)的选择,回到货币上来说,凭证不仅限制于整个链条中的兑换,而是价值判断的问题,价值判断是否能成为锚点的问题,这才是关键,锚点决定了整个经济链条的质量,如果一个凭证的根元素只是火鸡那么整个链条撬动的即便	更多人聚集起来,能将梦想引发出来,能将一个小小的社会体系推动起来,那么这个人就是无冕的王,人们不应该不断去追寻一个又一个不属于自己的"财富"什么是永恒的(语境特需)? 什么是财富本身? 社会的力量即权力,权力天然生产财富,什么又是社会力量呢? 想想吧! 你的时代观念,你们所认为的好的,或者坏的,那份被人许诺过在"天上的国度"社会正是靠着这种无穷无尽的观念,靠着一个又一个模糊而不连贯的概念欺骗着自己,欺骗者其他人,你所前行的正是未来,未来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正是走出来的(未来的道路不在幻想的理性中,而在无数人的选择中)选择他们的正是一个又一个自己(相对程度),这些人必要怀着一份信念,而这些无数的信念组成共集构成了未来: "人们的欲望正是通往未来的阶梯",世界上充斥着希望与不希望的人,不希望的人无法忽略,希望也不可忽略,未来在何方,就在脚下,这份未来必要由人类承担,而梦想与童话则是容器,而水则是自己的心意。
	社群	"角色来自于价值观的如同"没有认同(通常是多项的)就没有角色,角色最大的问题就是角色本身,不可否认的是角色确实是推进事务的最佳(从动能上说)选择,人们通常会问:你是谁?这个时候你会如何回答呢?是工作,还是职位?是文化中的某个代表?还是一个新颖却老旧的概念?好好想想吧,如果没有这些人格,那么人们就会停滞不前,然而过分依赖于这些人格自己本身就会停滞不前,"人格是我们的车轮"而坐在车子上的正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灵魂,如果摒弃了灵魂,将像没有乘客的车子一样,此时将发生什么呢?我为业火兮,我为兵器兮,我为兮,身份如同(凝聚态的一些通用原理)是行动的必要条件,其依然遵循着一些法则(如四种品德:RR-RL-LR-LL)关键在于你认为你是什么?你需要证明是真的需要证明,还是仅仅只是掩盖痛苦呢?又或者是你到底需要它吗?而只是一种自然的习惯来维护呢?亦或者是种含糊不清且暧昧的情况呢?你需要想一想直到理解真正的自己。	上是是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再多,其兑换的根的总体价值(所有火鸡)则是整个链条的极限,如果内部链条超过则会破坏整个链条,这是就出现了根元素的转换(从单纯的食物,到了一种金融产品),而此时作为兑换的根凭证,因为整个链条的活性而成为了一种货币,此时火鸡是一种链条的"引用凭证"即便此时火鸡已经不像火鸡了,所以从上面看来,资产有两种属性,链条低质量的兑换属性,与链条高质量的引用属性,货币也是一种资产,币种的价值正是取决"作为兑换的价值",可以说发行"无形式货币"(无论是最为根元素的所有权,还是整个链条的引用属性)实际上正是经营的本质,乃至公司和政府的各种的权力被买卖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个人的捆绑,还是其他,都是一种"信用凭证"的质量的提升,而这种信用则正是经济流动分配下的决定性要素(但仍要注意,流动是关键,没有流动,则就没有权力)而个人(商品或资产)链条的撬动则是凭证价值关键,人类的信用(无分广义与狭义)撬动是一切经济社群活动的基础。	受影响),则必然要受到被破坏未来的人围攻(通常这个人叫犯罪,但在这里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标准),这些人从贩卖未来的价值来获得社会权力,可以说人类无时无刻不再上演着对未来的投资,未来的力量,能带来未来的能力,这些种种因素构成了权位,人们并不是完全靠着制度来获取力量的,而是一种超越制度的东西,这种东西叫做希望,无论是对谁负责(当然其辐射面越大其质量越高越好),重要的是能让人们相信这就是未来,一个永远悬挂在天上的国度(详见-魔法使纪录),人们的判断是关键的,投票不仅存在于纸张,而是存在于内心,人们无论从视觉,还是声音,乃至体验都在作出投票,那么投票的票仓则是种种的观念(或者概念),虽然能力也成为判断的基石,但是以纯粹判断来看,占比从即时性上其影响的决策因子并不大,所以撬动未来的方法正是只存在于未来的博弈,对于所有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信息攻防(太易演义)"所有的权力都是来自于"一整套的信息"撬动权力,就是撬动信息,而撬动信息则需要一则套的"逻辑",正因为如此逻辑仅作为导线来说很容易被利用,逻辑并不存在!而人的凝聚态(或者其他)则存在,"一个越是自我,就越是困住逻辑的线路中"然而"作为权力并不是无父无母的,而权位则决定了谁成为父母",对于所有人必然要存在负责的对象,越是负责其作为未
					来的撬棒就越是坚固(当然负责是相互的)无论如何:不懂自己就不懂权位。